

猶太 的挑戰

美·西門·貝勒斯著
邱素臻譯

DAVID'S SLING THE ARMING OF ISRAEL SHIMON PERES

EGYPT

Asyut

Aqaba

●Teb

大眾書局印行

猶太的挑戰

譯者：邱素臻・C特價 50 元

出版者：大衆書局
發行者：大衆書局

發行人：王餘德
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

高雄市五福四路 146 號
臺南市鹽埕 7 號
本局業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字號內版台業 1547 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初版





上
著者，恩雷克貝相首前，陽
物人要主部軍列色以排後；

右
九一）談晤相首國法和著者
。（年九五
下
語斯羅特西長財德西和著者
。（年三六九一）談



斯勒貝・門西 著者

譯者前言

本書原作者西門·貝勒斯先生，原在政府中出任要職，卸任後完成此書。其目的在於說明以色列為何在戰鬥中成長，在艱苦中奮鬥，在絕望中求生存。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戰鬥，已經進行了二十幾年，也就是從以色列建國那一天起，雙方便開始兵戎相見，這是由於民族的仇恨，阿拉伯人根本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有以色列國家的存在，而猶太人（以色列）則以亡國二千多年的慘痛史實，堅決要生存下去。這一來，雙方便變成不共戴天的死敵了；以致在短短二十幾年中，先後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已有四次，尤其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份爆發的第四次戰爭，由於有美、蘇兩大超級強國的幕後支援，幾致不可收拾，而陷世界大戰的危險邊緣。

因為原書完成於一九七〇年，所以只能敘述前三次的以阿戰爭，而這第四次的戰爭經過，也就只好由譯者另找資料用「附錄」的方式加載於後了，並且以生動的圖片相配合。其所以要把第四次的戰爭經過加入，乃在於這次戰爭完全是與前三次的戰爭一脈相承，而為以色列求生存的光榮奮鬥。

我們今天在台灣反共基地，有許多地方正與以色列的處境相同，因此他們的英勇戰鬥行動，可以做我們的參考和啓示。關於這點，特別轉載了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的專論，茲不贅述。

中東戰爭，目前表面上是停火了，但是雙方的問題仍然很多，談判並不簡單；尤其現在阿拉伯人知道把他們的特產——石油作為政治的武器，雙方的條件就更難撮合在一塊了。但願本書不要有第五次以阿戰爭的「附錄」才好，然而誰也不可預卜。

著者的話

我在這本書裡，想要談談以色列如何來提高自己的防衛力量，原稿是在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稍前，才由政府部門提供資料來完成的。至本書所敘述的見解，一切均由我個人負責。

一九七〇年一月

西門·貝勒斯

猶太的挑戰

西門·貝勒斯原作
邱素臻譯

第一部 均衡和抑制

談判	一
國民的軍隊	九
尋求武器——巴黎	一七
尋求武器——波昂	三七
尋求武器——華盛頓	五二
努力於自主獨立	六八
求諸友好	八八

第二部 戰爭

決斷	一〇七
戰爭的序曲	一一二
西奈半島及蘇伊士的背景	一二三
六日戰爭的背景	一四五

第三部 對將來的透視……………一六九

回到耶路撒冷之丘去……………	一六九
以色列及阿拉伯世界……………	一七七
中東的新羈絆……………	一九八
猶太人的新階段……………	二〇八
將來的以色列……………	二一五
作者西門・貝勒斯簡介……………	二二二

第一部 均衡和抑制

談判

以色列的安全保障問題，非常特殊。問題是由幾個重要因素所形成，也都不尋常。最大的要素在於阿拉伯對以色列的敵意，阿拉伯公開宣言對以色列的敵對政策，並積極的推行這項政策。對於以色列的敵對感情，籠罩了阿拉伯圈，而滲透了大部份的居民。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都採取這項政策，同時還在繼續不停的推行。

以色列除了面臨地中海的西海岸以外，整個被阿拉伯各國圍着，北面是黎巴嫩和敘利亞，其背後是伊拉克。東接約旦，南面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譯者按：在一九六三年由埃及和敘利亞的聯邦而誕生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九六四年和敘利亞雖然分開了，但埃及直到現在依然還使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國名。一、葉門、沙烏地阿拉伯。對以色列的敵視，是這些國家一致的政策，而在實行着。對經濟絕交及經濟封鎖，反以色列的政治壓力及宣傳，國境交通路的封鎖，由正規軍的攻擊，非正規軍的游擊戰和破壞行為等，都公開的支持。

他們的這種政策，目的並不在於單把以色列困守在一定區域，也不僅在奪取以色列國土的一部分和水源地、油田，而阿拉伯所關心的，更不僅僅在於佔政治的優勢和掌握經濟上的霸權，他們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破壞以色列，滅絕其國民或是驅逐到別的地方去。

阿拉伯對於以色列這種全面性的敵意，由以色列國家創始那一天開始，便不斷地維持着，同時經常在燃起憎惡的火焰。以色列的國家情形就要適應這種狀況。和阿拉伯和解，是轉變這種情勢最好的方法，但在以色列方面，却没有支援推進這個的人物。以色列經常存在於軍事勝利未必能和戰爭的終極勝利，結合在一起的狀況。阿拉伯人很清楚他們擁有絕對優勢的人口，廣大國土和軍事力量，相信在巴基斯坦有着歷史的權利。由於這種知識和確信，對於以色列的軍事成功，在他們心目當中，便打了折扣。

任何妥協都不會使他們滿足。因為阿拉伯的目的是要消滅以色列，所以政治的情勢便不能改變。以色列

列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是唯一必須繼續一直面臨緊張狀態，除此便沒路可走的國家。

阿拉伯和以色列紛爭的第二特質，是出自阿拉伯世界的現在想法。紛爭的原因，未必在於以色列國家的創立和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猶太民族的建國計劃（Zionism），大規模開始實現時，猶太人和阿拉伯領導者之間，曾進行着商談友好內容。在威茲曼、費沙爾協定（譯者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談，出席參加的猶太民族主義協會代表威茲曼博士和阿拉伯代表的費沙爾，有關巴力斯坦問題同意交換的備忘錄）的第四章，有爲了廣泛促進猶太人的中東移民，會採取和平手段。另外在第七章，更有猶太民族主義運動，爲了調查中東經濟的展望，使報告其最適宜於發展的辦法，提議要派遣專門委員等的記錄。

紛爭擴大的根本原因，不在於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的紛擾，而在於阿拉伯各國互相間的內部糾葛。以色列和阿拉伯的現在關係，與其說是誤解的結果，毋寧說是其誤解實在出於阿拉伯世界內部的緊張反映。

其內部緊張成爲好戰情緒表現出來，滲透到整個阿拉伯地區，遂激發爲戰爭的形式。在最近二十年中間，在中東反復發生的糾紛有七次，其中四次是阿拉伯內部紛爭，三次是以色列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戰爭。阿聯第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的戰爭，參戰的國家有敘利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沙烏地阿拉伯等。第二次的一九五六年戰爭，也就是所謂的「西奈戰爭」（也有稱爲蘇伊士戰爭的），只是以色列和阿聯的戰爭，一九六七年第三次戰爭的所謂「六日戰爭」，加上阿聯，以色列和約旦、敘利亞、伊拉克交上戰火（像黎巴嫩那樣，雖和以色列宣戰，但也有沒參加戰鬪的阿聯國家）。以色列沒有捲入的其他四次紛爭之一，就是發生伊拉克政府軍以及寇爾德民族（譯者按：分佈於土耳其、蘇聯、伊拉克國境地帶的土耳其系少數民族）之間，這種鬪爭直到現在還繼續着。另外一次是葉門的王制派和王和派之間發生的鬪爭，當時的阿聯馬上派軍援助共和派。相反的，沙烏地阿拉伯則支持王制派。第三次紛爭是蘇丹的南北內戰。第四次紛爭是南阿拉伯聯邦構想（譯者按：就是舊英領亞丁東西鄰保護領土成立聯邦政府的構想。於是王制派和共和派形成對立，當共和派確立其領導權，遂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有南葉門共和國的獨立。）的內部對立，再加上公開宣言的戰爭，阿拉伯各國的國境衝突，便繼續不斷。另外阿拉伯各國除了這些全面戰爭和國境糾紛之外，又發生了二十多次的暴力政變。這些幾乎又都是由伊拉克、敘利亞、阿聯、葉門軍隊所引起的。雖然有幾次的規模並不太大，但其他都是流血、殘酷的破壞。這些暴力政變又把阿拉伯的政策，由過激引導到更過激的方面去。

經常性的不安定，竟然影響了中東各國整個的生活，給其社會制度帶來了特殊的性格。以色列附近或是和以色列國境接連的阿拉伯各國當中，只有黎巴嫩一國知道民主政治，其他完全被軍政權或是半軍政權所統治。

阿拉伯各國在事實上都成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普魯士的專制君主，一七一二—一七八六年。一口號的被戲弄者，那就是他們認為並非國家擁有軍隊，而是軍隊擁有國家；在這些國家裡，一切都要以軍事判斷為優先。

在那裡沒有「抑制和均衡」的機構。當政策的形成，為了再檢討其內容，沒有足以使之承認、反對、延期力量的制度，言論和出版也沒有自由，也沒有獨立的政黨，更沒有由民主形式選舉出來的議會，就連代表勞動者的工人公會運動也沒有。當然能夠辨別他們本身和政治體制及社會責任的中產階級，就更沒有了。

阿拉伯的意見傳達也有其特異的一面，這可以由他們和其他國民，或是他們之間的作風看得出來。阿拉伯式的表現，與其說是在正確的傳達意見，倒不如說是以一種含蓄的感情，使用一種修飾的語言。其最後會招到責任不清的結果。所以阿拉伯的議論，與其說是由相當、認真的理由來進行，不如說是有着籠罩於煽動和宣傳的類型所作成的傾向。就是阿拉伯人本身，能夠超越阿拉伯式的意見傳達牆壁，達到真實的目的，也都感覺困難。現在舉個典型的例子，在六日戰爭（一九六七年六月五—十日）和這以前的西奈戰爭（一九五六年十月二九—十一月七日）時，阿聯受到了極大的打擊，而在兩方開戰的第一天，阿拉伯的廣播竟報告空想上的勝利，就連納塞（Nasser）總統都成了這項報導的被害人。他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當知道空軍的慘敗以前，曾經發生了幾小時的致命遲誤。當時在開羅的法國（le monde）報特派員耶利克·魯樓，在他所著的「戰爭的第三回合、阿拉伯各國和以色列」一書中，刊出某一外交官對他說的有趣話。納塞總統這樣向那個外交官說：「知道我們空軍遭到毀滅的事實，是六月五日下午的事。有立刻通知我敗北消息勇氣的司令官，連一個都沒有。」

不是為了給阿拉伯人的性格下判斷，或是想要主張其性格的不易瞭解，才引用這些故事的，只是在表示阿拉伯人這種性格，對於他們現在甘心受統治的體制，是在怎樣的被利用。話雖如此說，但又不能從現在的狀況來預測其將來。體制的改變要比民族更為頻繁，阿拉伯人在過去曾有過更光明體制的經驗，毫無

疑問的，應該到來的社會變化風波，已經在敲着阿拉伯人歷史的門扉。如果這種變化能成爲現實的話，中東地區的命運將會整個改變吧！也許變化會產生一時性的不安定，但由這種變化，總可以期待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關係，有改善的可能性。當納塞執政權時，曾看到有改革使徒樣的出現，但是那以後，十分遺憾的竟然違反他的目標，連他本身也都被牽入既成的阿拉伯類型當中。

無論如何，在阿拉伯改變以前，我們總在繼續感覺，以色列是被置於國際社會邊境的不騷亂的存在。那裡既沒有法律也沒有秩序，道理及和平對於當地居民，也是毫無意義的。

以色列和阿拉伯紛爭的第三個特徵，是在南方陣營間所存在的異樣勢力的不平衡。阿拉伯的人口總數是以色列的三十三倍。而其領土竟達到以色列的三百倍，紛爭若單以人口和地區廣大來解決時，從一開始便十分清楚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勝負，「專家」由那裡便可以抽出性急的結論。

這種不平衡在最近這幾年，不論地理方面或是人口的統計方面，都在變化。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國創立稍前，猶太人的人口是六十五萬，而宣戰阿拉伯七個國家人口是四千萬，一九六九年現在的猶太人總數，和阿拉伯的八千萬比，是二百四十萬。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聯合國大會，承認了巴力斯坦的英國委任統治分割案，當時分配給以色列的，是西巴力斯坦的四〇％而已。但反對聯合國的這一決定，阿拉伯則進行攻擊，結果把地圖又改塗得更大。戰後的以色列地區，佔領了巴基斯西部之四分之一——二萬零二百五十平方公里。但是不平衡依然還是很大。阿拉伯領土還是廣達三百九十九萬七千平方公里。

以色列的地形缺乏戰略的縱深，在戰爭的領土是細長形的，但卻沒有幅度，從獨立戰爭以來，以色列的地圖都是腰部細，足部止於細長形狀。那達尼亞（特爾阿比布北方三十公里的海岸都市）附近的海岸地區，和約旦的國境只隔十五公里，在耶拉特（通到紅海面臨阿卡巴灣的港灣都市）是十一公里，這是裝甲部隊都很容易突破的距離。

在六日戰爭以前，以色列國境的長度，陸地是九百八十五平方公里，海上是二百五十四平方公里（一百九十里是地中海岸、沿死海的國境線是五十三公里，阿卡巴灣是十一公里）。領土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五十公尺的國境線（例如法國的國土每一平方公里的國境線是四公尺）。

六日戰爭改變了這地圖，從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以後，以色列所統治的土地，擴大到以前的四倍，是

八萬八千平方公里。其中六萬平方公里是西奈半島。而陸地的國境線長度，竟縮至以前四分之一的二百五十四公里，另外一方面，沿海的國境線却是一千公里。國境線的面積比例，每一平方公里是七公尺弱。這樣的狀態，就足以說明以色列固執於收在其手中土地的理由了吧！

互相間的不均衡，雖然不如領土那麼大，但在軍事力量方面，依然也要承認，阿拉伯各國連預備兵役包括在內，可以動員以色列的二倍，也就是五十萬的兵力，阿拉伯擁有的重戰車、中戰車大約為兩千輛（大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耶爾阿拉米恩戰役中所用戰車的兩倍），軍用機是一千三百架，各種砲類約為三千門。武器的類型和數量不斷在改變，但阿拉伯的軍備和以色列軍備的比率，卻沒有改變。大約是三分之一，現在還依然相同，對阿拉伯有利。

阿拉伯、以色列紛爭的第四個特徵，就是戰爭和戰爭之間的期間很短。在其他的地區，於大規模的武力衝突之前，有着政治狀況的逐漸惡化，可是在中東的緊張，却是永恆的存在，看起來像是戰爭突然爆發似的。在三次戰爭中的兩次，都是發生在完全沒預料的時候。

同時沿着國境線的地雷，由於政治和戰略的理由而要鋪裝，如果地雷爆炸，便會成為戰爭的藉口。國境本身並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互相所同意的，更不是傳統所承認的；只不過是停戰或是休戰的界線，也有一分不是沒法清楚決定的地方。尤其是前線指揮官的不負責，更容易招致衝突。此外阿爾志士（阿拉伯游擊隊當中的最大的組織，是屬於民族解放戰線等的非正規軍存在）公式不服從國家的權威，揚言他們的目的可以很快挑發和以色列之間的全面戰爭。

阿拉伯各國不但拒絕和以色列的國境談判，同時還否認以色列的海、陸、空三軍的通行權。第二次戰爭，就是因為阿拉伯方面封鎖了阿卡巴灣南端進口處而引發的。灣北端的耶拉特，當獨立戰爭時連一槍都沒發射，便成了以色列的領土，由以前直到現在，耶拉特都是以色列發展的關鍵之一。耶拉特是以色列和亞洲、非洲各國來往的船隻、飛機的港口，耶拉特能否發展，便足以決定以色列最大沙漠地帶的聶格布，作為工業的中心地、農業地帶的中心，決定其將來發展中心與否的關鍵所在。在某一意義上，耶拉特過去對於阿聯的經濟，和蘇伊士運河同樣的任務，便在死巷子的國家，變成國際交通要道。蘇伊士和耶拉特是中東戰略上的兩個焦點，阿拉伯對於以色列的船隻都封鎖了這兩個地方。

以色列雖然要求尊重兩水路的自由航行權，但是蘇伊士運河和阿卡巴灣分成了區別。對於蘇伊士運河

要求和其他共同利用國家的同樣的權利，就是繳納規定的通行稅金，便允許船隻和貨物通行。至於阿卡巴灣的情形，以色列不單是利用者，也是完全的共同權利者。這種權利發生於灣的西北部成為以色列領土以後（面臨這個灣沿岸的各國，另外是約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聯）。以色列一再的宣稱，如果阿卡巴灣被封鎖時，爲了爭取航行的自由，將要使用連武力都包括在內的一切手段。

一九五六年的西奈戰爭，六七年六月六日戰爭，阿聯把阿卡巴灣簡直看成是私有航域似的，企圖封鎖便是最大的原因。西奈戰爭的結果，巴卡巴灣變更了政治地位，承認其爲國際航線。六日戰爭把以色列領土，又擴充到南端的灣口。兩次戰爭不僅僅是在阿卡巴灣的航域，也在近鄰的西奈半島戰爭。聶格布和耶拉特是和其他以色列領域連結的地區，同樣的，西奈沙漠正好是阿卡巴灣和耶拉特連結的橋樑。

到廿世紀初期以前，阿聯和土耳其曾競爭在西奈半島的領有權，一九〇六年英國代替阿聯，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進行國境測定，結果把西奈半島歸屬給阿聯了。除了定居大約有三萬的阿拉伯遊民之外，幾乎都有人住的西奈半島，現在是以色列和阿聯之間事實上的門楔，也是緩衝地帶，阿聯認爲西奈半島是防守蘇伊士運河的屏障，也是去阿卡巴灣的跳板。西奈是這個地區軍事緊張的板金，阿聯軍隊充塞西奈半島，則戰爭的危機便高昂，如果西奈半島空空如也，便是危機後退的預兆。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九年兩次戰爭的前一夜，阿聯的裝甲部隊渡過蘇伊士運河所有的橋樑，布陣於西奈半島，阿聯的軍用機不論什麼時候，都展開於像睡着了似的西奈各空軍基地。數萬人的阿聯軍隊，集結於西奈半島的前進基地，在威嚇以色列。

兩次的戰爭，阿聯都強調西奈半島和阿卡巴灣之間的「親族關係」。一九六七年五月，阿聯軍展開到西奈之後，馬上宣言要再度進行封鎖阿卡巴灣。在一九五六年戰爭，遭到慘重的敗北，不得不認輸，但阿聯正要再次出現這種狀況。

以色列在這兩次戰爭，也都表示了類似的反應。在一九五六年，以色列軍於一百小時的戰鬥，便掃平西奈半島，阿聯軍集團東奔西逃，要塞都被粉碎，破壞擄奪了大量的武裝和裝備，並佔領了統制阿卡巴灣口的西奈半島南端的塞洛姆要塞。一九六七年也幾乎完全又反復了一次。兩次的原因和反應，都十分的相似。但是還沒產生最後的結果，西奈戰爭的情形，在經過四個半月的一九五七年三月，美、英、法三國的海軍，保證阿卡巴灣的「不妨礙自由航行」，以色列才由謝爾木耶爾謝克撤退。三國一致承認，如果阿聯

再次強硬封鎖時，便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千條自衛條款，必要時以色列有使用武力解除封鎖的權利。一九五七年初，艾森豪總統在他致以色列總理大衛·賓利恩的書信中，一再的予以保證。

納塞總統知道這項保證，戰爭結束後不久，當會晤哈馬紹聯合國秘書長時，納塞也約好尊重阿卡巴灣的「解放」原則。納塞也注意到對以色列航行自由的重視，當這種自由被奪取時，以色列立刻就要採取應該進行的措施。

在六日戰爭之後，據我們所知道的範圍，納塞數次對其僚屬提到，特別是辭退了在他身邊的阿梅爾元帥的阿卡巴灣封鎖案。這樣的行動可能會引起戰爭，但由於阿聯軍的裝備還沒完整，他向阿梅爾說為時尚早。話雖如此，但是為什麼納塞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突然宣言要封鎖阿卡巴灣，實在是個謎。戰後阿聯外長默罕默德·利阿特對於德國新聞記者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却意義含糊地回答說：「納塞所以要做這樣做，因為他是個男子漢。」這簡直認為是問題並不在軍事對峙，而像是男子漢的示威。可以說明納塞不可解的行動，有可能的推測應該是這樣的。當阿拉伯聯軍開到西奈半島時，由阿拉伯世界來的稱贊和奉承，使納塞驚奇而陶醉。他這種驚人的行動，成為世界報導的焦點，對於阿聯的力量示威，納塞誤認以色列的眼睛準睜不開而癱瘓了。

一九五七年以色列由西奈得到政治危機的保障，撤退其兵力時，學到了一項教訓。就是由海運國的保證（在西奈戰爭以前，英、美、法等十八個國家，結成蘇伊士運河利用國團體，而出面調停，但結果並沒能防止發生戰爭）到時候未必有用。因而在一九六七年，僅僅政治保證並不充分，唯有地區的確保，才能站在保證航行自由的地位。由一九六七年戰爭以後直到現在，以色列軍隊完全統制由耶拉特到謝爾木耶爾謝克，當確保航行自由，以色列循最初以政治、其次再確保地區的兩個階段，並不壞吧！在行使武力之前，先試圖政治的解決，如果以色列在十年以前，爲了維護在阿卡巴灣的權利，採取軍事行動以爲自衛的話，應該被承認，但若不能獲得特別保證時，在六日戰爭，以色列是否能獲致美國的理解和精神支持，還是疑問。阿卡巴灣的插曲，在中東不確實和平和全面戰爭之間的道路，表示出如何的狹窄，恐怕是最好的實例了。

阿拉伯和以色列紛爭的最後特徵，就是紛爭一直延續到現在。中東的這座火山，曾有幾次噴出了灼熱的熔岩。火山活動不停地繼續，就是在最好的狀態時，也只是休止而已。軍事的勝利、領土的變化及政治

的挫折等，任何一種都不能永久解決阿拉伯和以色列兩者之間的紛爭，連暫時的和解也都不能帶來。以色列不斷地繼續接受獨特的訓練。在國力上不利的狀況，構成阿拉伯軍的種種結合，以及繼續面臨危機的忍耐生活。在這個範圍內的獨特訓練。在這些當中，以色列爲了預防阿拉伯來挑戰於未然，以及爲了不得已發生戰爭時贏取勝利，不得不集全力於軍事力量的培育。以色列建國以後的二十二年中間，傾注一切資源和智慧、人力，和擁有絕對大量物資的敵人威脅對峙。反過來說，在這段期間我們最大的成功，就是我們能夠預防其發生。只要有一次戰爭失敗，以色列的命運準會終止，所以最大的悲劇，就是我們存於不能實現當中。如果真能達成和平時，則傾注於安全保障的勢力，將和其他大部分的國家相同，應該可能把更多的資源用於其他的建設部門去。

爲了追求戰爭抑制政策，以色列在推行以下六種措施。要有和阿拉伯各國的軍事力匹敵，或是超過其以上的國防建設。努力於武器裝備的均衡保持。保持和其他各國的友好關係。爲了早一天實現自給自足體制，所以要確立科學、技術、工業的基礎。另外爲了要活下去，當其他沒有選擇餘地時，在限定的範圍以內，連女性們也都要拿起武器。最後便是要認識在安全保障上必需最大的努力，而要有熱望正義、和平般的社會建設。

國民的軍隊

以色列在宣言建國以後，我便參加了亞寇布·德利將軍指揮下的以色列國防軍。德利將軍是地下組織「哈葛那」（譯者按：係希伯來語，防衛的意思。屬於猶太人勞動黨的自衛組織，主要以集體農場為中心結成的義勇軍，被獨立後以色列軍所吸收）的最後指揮官，在位十年之後，並是就任新國家初代參謀總長的人物。我和德利將軍及其繼任的六個人，都處的很親密，那就是亞迪恩、馬克勒夫、戴陽、拉斯寇夫、茲爾、拉比恩等將軍。這些位將軍都是分別有其個性的人物，其關心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各位將軍的強烈個性及其關心所及的部份，強烈地反應於現在以色列軍所具有的性格上。

亞迪恩將軍任獨立戰爭的作戰主任，一九五〇年就任參謀總長，當時是個只有三十二歲的青年。大衛·賓利恩總理由這項人事可以表示其對新的世代，要交出國土防衛指揮接棒的決心。參謀總長的交替，帶來各級指揮官的整個交替，從這以後的以色列軍的上級指揮官，都知道由較為年輕階層佔有。亞迪恩將軍在任的三年期間，因為戰鬪少，所以他集全力於軍隊法及組織的整備上。他的業績之一，就是制定了獨特的預備役組織。

馬克勒夫是亞迪恩將軍以下的次長，也是在三十二歲便就任了參謀總長。他在職期間，阿拉伯游擊隊暴行十分活躍，馬克勒夫發揮了對游擊隊作戰技術。一面繼續從事軍隊培育工作，他還是個特別對經濟方面表出關心的人物。以色列富裕不多的事，經常都在意識當中。

戴陽在一九五三年繼承馬克勒夫將軍的後座，指揮全軍達四年之久，在這段期間，他為以色列軍灌輸了獨特的戰爭概念，把以色列軍建立成最優秀的部隊。

拉斯寇夫將軍在一九五七年和戴陽交替。他在這以前歷任空軍的指揮官及裝甲師長，把很多種的經驗都整個帶進參謀本部。在歷代參謀總長當中，只有他有這樣的經歷。拉斯寇夫發揮了使陸海空三軍在高昂志氣之下，密切協力的方式。

茲爾將軍是由一九六一年至六四年任參謀總長，在這段期間，武器系統進入了革新期。武器不但輸入，還可以自國生產。這種革新必然帶來了軍隊的改編，茲爾將軍對於這項工作，十分忙碌。

拉比恩將軍，以其過去的軍歷所發揮出來的獨特能力，也就是詳盡而整然的企劃力，顯示了他無比的